



满

满族文化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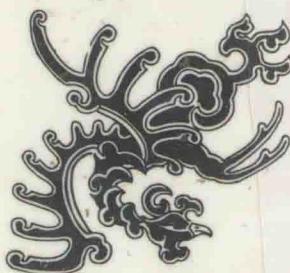
满

王明霞/主编

扈伦四部研究

赵东升◎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王明霞/主编

扈伦四部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扈伦四部研究/赵东升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1

(满族文化研究丛书/王明霞主编)

ISBN 7—80702—163—2

I . 払... II . 赵... III . 海西女真—研究—文集

IV . K2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845 号

Hulun Sibu Yanjiu

扈伦四部研究

赵东升 著

责任编辑:杨晓天

封面设计:李岩冰 李 星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南关区太平彩印厂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80702—163—2/G · 108

满族文化研究丛书学术审查委员会

主任：康学伟

秘书长：薛柏成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鹏翔 王政尧 王明霞

李治亭 赵殿坤 赵东升

施立学

满族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王明霞

秘书长：薛柏成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鹏翔 林德春 赵殿坤

赵东升 施立学 姜小莉

隽成军 谢春河 薛柏成

总 序

满族是我国东北宝地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古称肃慎,东汉谓之挹娄,魏晋谓之勿吉,隋唐谓靺鞨,辽宋时称为女真,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清太祖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民国以后习惯上称为满族。

满族在我国乃至东北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研究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对于繁荣社会科学、促进世界先进文化的融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位于东北平原腹地的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是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满族文化重点研究基地的依托单位,自2000年10月组建以来,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以抢救、整理、研究满族文化遗产为重任,确立了满族语言文字的抢救、整理与研究;满族民俗收集、整理与研究;满族部族、家族史研究;满族与东北各民族关系及东北地域文化史研究等专业研究方向。几年来,在全体专、兼职科研人员的积极努力和通力配合下,上述诸研究方向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在他们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推出《满族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并陆续交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是由满族民俗文化研究、满族部族家族史研究及东北地域文化史研究三部分组成的,其作者均系长期从事满学及历

史学教学与科研的专家、学者，他们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掌握丰富、详实的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而使他们的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科学性和权威性，达到了省内外领先水平，甚至有的可以填补其研究领域的空白。

值此之际，我谨代表丛书学术审查委员会，向全体编、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由衷的敬意，相信丛书的出版会为推动满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重要作用，并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做出自己的贡献。也诚望丛书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批评和指正。

吉林师范大学副校长 康学伟

2004年10月

作 者 简 介

赵东升，男，1936年出生，吉林省长春市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现为吉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满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扈伦四部世系匡谬》（《满族研究》1991年第4期）、《从古文献看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北方民族》1997年第1期）、《〈开原图说·海西夷南关支派图说〉补正与考实》（《满族研究》2000年第1期）、《谈叶赫部历史的几个问题》（《吉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南北关史迹寻踪》（《满族研究》2004年第4期）等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扈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12月）、《满族历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等多部。

目 录

总 序.....	(1)
1. 海西女真与朝鲜的关系.....	(1)
2. 明末乌拉部与朝鲜的边界纠纷	(17)
3. 厥伦四部和海西女真	(25)
4.《开原图说·海西夷南关枝派图说》补正与考释.....	(35)
5. 关于叶赫部首领的族属问题	(47)
6. 明末乌拉部是否源于塔山左卫	(60)
7. 厥伦四部的对外关系初探	(66)
8. 关于乌拉国的世系和家族	(78)
9. 厥伦四部源流考辨	(91)
10. 厥伦四部世系匡谬	(101)
11. 谈叶赫部历史的几个问题	(111)
12. 呼伦纳喇姓氏考疑	(122)
13. 叶赫部始祖族属质疑	(128)
14. 关于《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案》	(137)
15. 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案与满文谱图浅解	(155)
16. 厥伦探踪	(171)
17. 乌拉国史略	(241)

海西女真与朝鲜的关系

中国与朝鲜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东方文明古国。两国又是有历史渊源的友好邻邦。箕子朝鲜，卫满朝鲜，马韩、辰韩、弁韩的“三韩时期”，以及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时代”，都与中国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朝鲜民族进入女真地区，女真人流入朝鲜境内，历史上时有发生。特别是到了明代，东北女真民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最后融为一体。在这一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同朝鲜国和朝鲜族相互影响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探索女真人同朝鲜的关系，也是一个时期以来的热门话题。为此笔者根据史料所载，文献所记，经过梳理，获得一点启示，写成此文，并与同道共同探讨，纰漏难免，以期方家指教。

一、海西女真早期同朝鲜的关系

海西地域极广。从地域上看，凡是元朝设置的“海西宣慰司”等机构所管辖到的地方，都属于海西女真的范围。《明实录·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条，记述明太祖朱元璋给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的招降谕敕提到：“今尔所守之地，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广漠，惟西抵元营。”从这个谕敕中断定，“北接广漠”，“南有高丽”，说明从朝鲜边境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海西右丞”管辖的范围。惟西抵元营，这个“元营”应理解为蒙古本土。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出北京，返回了蒙古草原，继续与明为敌，而辽

东、海西地区仍由蒙古人控制。朱元璋招降阿鲁灰，就是要收复这块地方，完成统一大业。后来设“奴儿干都司”，其统辖之地基本上是“海西右丞”管辖的区域。阿鲁灰投降后，明朝开始对这一地区女真人进行招抚，女真首领们先后接受明朝的招抚，纷纷远道来投，于是有海西众多卫所之设。

当时还没有建州女真之称谓，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即东海女真）之划分是在明代中叶。

永乐元年（1403），明朝设置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不久，由“伊阑豆漫”迁徙来的斡朵里首领猛哥贴木儿也加入建州卫。建州本唐代渤海国的行政建置，隶率宾府，其地在今俄境之双城子（乌苏里斯克），而明将其移置于其南土门江（图们江）下游，令其招抚这一带的女真部族，这就引起了朝鲜的不满，感觉受到了威胁，认为明帝于“东隅置建州卫，是扼我咽喉，掣我右臂也”。^① 为此，朝鲜方面做了相应的抵制，这就同女真人产生了摩擦。

阿哈出，据朝鲜《龙飞御天歌》所载“火儿阿豆漫古伦阿哈出”，古伦，固伦，国也。也就是说，阿哈出是金朝的国姓，姓金，或完颜，即他是金朝的贵族。朝鲜文献记作于虚出，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大首领，朝鲜和明朝都争取他，因为他对于招抚图们江流域和居于朝鲜境内的女真人至关重要。

自金朝灭亡，从元到明的一个多世纪中，女真人流徙变动很大，其中有一大部分流入高丽（李朝建国前）。李成桂的先辈居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同女真人有着长期的交往与联系。李成桂篡位，

^① 《李朝实录》太宗六年八月庚戌条。

改高丽为朝鲜，也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招抚。来归者根据身份，“量授万户、千户之职”，还要令其“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司礼仪之教”，还允许“与国人相婚”^①。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成为朝鲜的“编户”，有的当了朝鲜的官员，并且多有通婚者。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女真人同朝鲜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也有部分女真人始终不愿归服朝鲜，猛哥贴木儿就是一例，他接受明朝招抚，不顾朝鲜阻挠，率所部内迁。

永乐八年(1410)二月，发生了海西女真嫌真兀狄哈首领金文乃攻打朝鲜庆源府事件，杀朝鲜军兵十五人，焚烧“棚外庐舍蓄积殆尽”^②。朝鲜进行报复，因找不到金文乃，误认毛怜卫首领把儿逊同谋，把儿逊等四名头目和部下一百六十人被杀。之后女真人同朝鲜互相残杀不断，很多海西女真人都卷入这场时断时续的冲突中。

永乐二十一年(1423)，已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猛哥贴木儿率部返回朝鲜，朝鲜政府复允许他定居阿木河地方，共523户，朝鲜拨给了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③。可朝鲜对待另一部女真人的态度就不同了。建州卫首领李满住(阿哈出之孙)率部下千余户迁往婆猪江一带，因人口繁衍增多而生产低下，人民缺衣少食，生活困苦，求助于一江之隔的朝鲜，并有移民倾向，朝鲜非旦不救助，反而令军兵严守边境，令边民坚壁清野，严防女真人入境，这加深了女真人与朝鲜的矛盾。而这时的海西女真，即经常有小股

^① 《李朝实录》太祖四年十二月条。

^② 《李朝实录》太宗十年三月条。

^③ 《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六月条。

窜入朝鲜北部掠劫，图们江一线不得安宁，朝鲜防不胜防。

朝鲜为了阻止海西女真人的入侵，在半岛的北部加强了行政管理，先后设置了庆源、庆兴、钟城、会宁、稳城、富宁六个府郡，统称为“六镇”^①，并在会宁的秃山沿图们江（豆满江）至庆源的训戎之间修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城，把定居在六镇周围的女真人同活动于图们江中下游的海西女真人隔离开，断绝他们的交往联系，以免危害朝鲜。朝鲜把居于长城以内的女真人称做“城底野人”，“城底野人”基本是斡朵里、兀良哈和兀狄哈等部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金元时期流入朝鲜境内的女真遗族，而且也大多成了朝鲜的“编户”。

可是明朝的招抚政策波及到朝鲜境内女真人居住地，引起了骚动，很多女真人自认为是“上国之人”，对朝鲜产生贰心。部分酋长在明廷“设卫给印”、“赏赐”的诱惑下，开始“向化”，明朝又利用“向化”的女真人劝说半岛内的女真人，所以经常发生叛逃、内迁，朝鲜控制越严，女真人反控制越加剧，半个多世纪的安定局面又被打破，朝鲜同女真人的关系复杂化，以至发生女真首领速乃古“叛变”掳杀朝鲜人的事件。这一事件虽被平定下去，但一部分女真酋长被怀疑为同谋，朝鲜当局采取了“驱逐”手段，强迫女真人离开。本来朝鲜对待女真人采取怀柔与严控相结合的政策，既利用又防范，何况女真人久居朝鲜，有的与朝鲜人结亲，有的当了朝鲜的官员，再加上有境外强大的海西女真势力作后盾，总体上讲，朝鲜政府也是奈何不得的。

^① 《李朝实录·中过实录》。

二、扈伦国时代同朝鲜的关系

明永乐四年(1406),海西女真人纳齐布禄在洪尼勒城建立了辖地不大,势力不强的地方民族政权,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元明之际纳喇氏建扈伦国于辽东”^①。扈伦国属部落联盟性质,初期的疆域并无严格的界限,势力范围以第二松花江上游、辉发河、清河等为中心,相当于今之吉林省的吉林地区和辽宁省北部的铁岭地区,统治中心为吉林市北部的乌拉城。第二代尚延多尔和齐时势力强大,融入的部卫众多,并与朝鲜开始接触。

宣德七年(1432),扈伦国所属部卫进犯朝鲜边界,始与朝鲜有局部冲突。这次事件纯属偶然,因居于朝鲜境内的女真人逃过图们江,寻求海西女真部卫庇护所致。可朝鲜却认为这次事件是李满住主谋,并以此联系到猛哥贴木儿,并于次年(1433)四月发兵征讨,杀掳猛哥贴木儿家属数人,设计杀害猛哥帖木儿未得逞^②。同年十月,杨木答兀联合海西女真探州(敦化)嫌真兀狄哈,速平江(绥芬河)兀狄哈诸部所谓“七姓野人”八百余名突然袭击,猛哥帖木儿为掩护明朝招抚使者裴俊而被危害^③。朝鲜对这一行动不介入,持观望态度,有借刀杀人之嫌。

正统八年(1443),扈伦国第二代部主尚延多尔和齐故,其子佳玛喀硕朱古继承,《明实录》记为加木哈,授为兀者前卫都指挥

^① 《开国方略·纳齐布禄传》。

^② 《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

^③ 《明实录·宣宗实录》宣德九年四月庚申条;《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条。

^④ 《明实录·英宗实录》载,尚延多尔和齐(明史讹为哈必答)故于正统七年,次年以其子佳玛喀硕朱古为兀者前卫指挥使(明史记为加木哈,同音异写)。

使^④。扈伦国的领地距朝鲜越来越近,处理好两国关系是当务之急。故新的当权者一上台,便向朝鲜国王贡献土特产,特别是珍珠和貂皮。之后,扈伦国所属海西各部酋长色重哥,海僧哥、大平、昌哥老等相继来献土产,一时来献者“络绎不绝”。朝鲜王国有一项制度,即对境外远道而来贡献土产的女真酋长给予厚重的赏赐,很多女真首领都是为了贪图朝鲜国王的重赏而来。久而久之,朝鲜也看出了问题,他们认为海西女真各部贪图朝鲜的赏赐,有的还冒充部落首领,假对朝鲜恭顺,“希望恩赐,诈称卫名,赉无印信书契而来者络绎”。为此,朝鲜王国做了新规定,他们提出的客观理由是“不分真伪,接待未便,且供亿之弊不资”,通告“请自今有印信书契者,则依旧上送。若赉无印信书契者,则咸吉道都节制使勿令上送,特加厚待,仍给土特遣还”^①。这一限制,虽然减少了一些冒牌的“入贡者”,却大大增加了“有印信书契”的部落和卫所头目入贡的人数和次数,反而给朝鲜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至于“无印信书契”的部落在限制之列,于是就聚众掳掠,还有的假传情报,扰乱朝鲜边境或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如亦迷河(饮马河)卫都指挥使耶吾时散布说:“闻刺刺土、打笼哈马忽、断儿笼哈等人领‘五百余名’欲寇间延”,被他追到呵土川地面,多方劝说,刺刺土等将三百人退回去,惟有打笼哈马忽不听,率一百五十余名来间延、甲山等处。后来朝鲜果真发现有百余人窜入间延,是不是打笼哈马忽无法证实,但朝鲜因此而特许耶吾时等人贡献土特产的次数。当然,这些女真酋长也就获得可观的“赏赐”。很多海西女真部卫头目,也采取

^① 《李朝实录·庄宪大王实录》己未二十一年条。

多种手段骗取朝鲜信任,还有的借用别人的书契,伪造书契,甚至出现使用元朝时期蒙古印信的笑话^①。当然多数都被朝鲜查出,朝鲜为了边境安宁,有的作假明明被查出,也装做不知收下土产,给点“赏赐”了事。

不久,海西地区发生一场动乱,景泰元年(1450)腊月,蒙古脱脱不花兵三万犯海西辽东,杀塔山左卫都指挥使弗拉出(不刺吹)、兀者卫都督刺塔、肥河卫都督别里格等女真名酋数百人。海西地区大乱,很多女真部卫灭亡,部民逃散。部落联盟性质的扈伦国迅速瓦解,一部分部卫南迁,还有一些女真人逃亡朝鲜境内。动乱过后,各部重新聚集,扈伦国又吸收了由此南移的许多女真部落和散失的部民,但流入朝鲜的女真人却不肯回来。朝鲜这一时期全力对付建州卫,因李满住经常派人过江掠取朝鲜边民的牲畜、粮食,于是,朝鲜派大将康纯于成化三年(1467)进攻建州部,从满浦渡江攻入兀喇山城(即桓仁五女山城),斩李满住及家人二十四口,部落被毁。受到如此沉重打击,建州女真并未屈服,幸免于难的李满住的其他儿子和遗下的部族,扬言“要报仇”,几次集聚余众数百,备船只百艘准备攻击朝鲜^②。皆以势力不强而作罢。但“成化之役”给女真人造成了负面影响,无论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还是留居朝鲜半岛的女真人,都对朝鲜生恨。

三、朝鲜对“城底野人”的政策

朝鲜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从古朝鲜时代起,就同

^① 《李朝实录·庄宪大王实录》。

^②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

中原王朝有了联系。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趁秦汉战乱之际，率千余难民东去朝鲜，次年发动政变，自立为王，史称“卫满朝鲜”。中国的汉字、古经书，包括儒家思想也一同传入朝鲜，所以朝鲜自古以来就与中原有着亲密的关系，并效法中国，广泛吸收汉族文化，“袭圣贤之风化，……为礼仪之邦”^①。这就使历代朝鲜王朝自视高于那些“尚不开化”的“蛮荒”民族即女真人。尽管女真人很久以来就同朝鲜民族杂居，并且有的已经“顺化”，但仍被看成是“凶丑之徒”、“狗鼠之辈”，被称为“藩胡”或“贼湖”。

明永乐时，中朝两国均承认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并且“恩准”留居半岛北部的女真人聚居区划归朝鲜，事实上这些女真人已成为朝鲜王国治下的臣民。可朝鲜当局并不这样看，不管是境内的女真“藩胡”，还是境外的女真部卫，包括鸭绿江以北的建州李满住政权，以及图们江西的海西“兀狄哈”部卫，一律被视为“威胁”或“边境不安定因素”^②。如此强烈的偏见，对处理好两个民族的关系是严重障碍，所以朝鲜的“恩威并济”政策实难奏效，修筑“长城”则进一步激化了女真人同朝鲜的矛盾。

相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自视为“高人一等”的朝鲜人，却有人甘愿与斡朵里部女真人为奴，朝鲜王国对此事极为重视，勒令“归国”并从严惩治。可是不起多大作用，朝鲜人仍然“甘心从服，不愿还来”，并且还有的“娶了野人女为妻”，组织了家庭^③。朝鲜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但是对女真人加强了警戒，并伺

①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② 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第四章第五节，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③ 董万仑：《清肇祖传》第五章，辽宁人民出版社。

机打击。他们先后杀了毛怜卫首领郎卜儿罕一家,建州卫李满住父子,然而对海西女真却无可奈何,海西诸部卫时时入寇,令朝鲜防不胜防。

修筑“长城”,设置“六镇”,无疑是对女真人监控,女真人自然不满,再加上“六镇”的朝鲜官员对女真人苛待,生存环境逐渐恶化,很多女真人被迫迁移,多迁至间延、茂昌一带。“城底野人”越聚越多,朝鲜感到事态严重,多次责令将迁来的女真人“刷还原地”,但因六镇官员“不善抚恤”^①,女真人拒绝执行命令,并团结起来武装对抗。

朝鲜政府为了扼制女真人的势力,还严格限制朝鲜人与女真人的贸易往来,特别严禁将铁输入女真部落。女真人不会冶铁,但有人用貂鼠皮等土特产,照样可以换到铁。如此,朝鲜更加从严控制集市贸易,甚至连生活必需品也限制流通。“城底野人”为了谋利采取行动,同图们江西海西女真人串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绑架朝鲜人,若放人朝鲜政府须出高价。往往由“城底野人”做内线通报信息,由境外女真人(江外野人)动手,即扈伦国所属的海西女真部卫。

尽管朝鲜排斥女真人,也改变不了女真人在半岛越聚越多的事实,并且有一大部分已经同朝鲜人民有了感情,出现了团结和睦相处的景象,他们通婚、杂居互相帮助,这是主流。面对现实,朝鲜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给女真人以合法地位,“城底野人”才慢慢迁回六镇。朝鲜的让步并不意味着女真人的胜利,朝鲜对女真人的

^① 《李朝实录·中宗实录》。